

孤獨的心靈與靈魂的發現

——論顧城詩歌的精神內涵與獨特風格*

楊劍龍

[提要] 顧城的詩歌抒寫人生的苦悶與幻想、歷史的反思與批判、生命的追求與詠唱，充滿著單純的情感與天真的童心，他以孩童般的眼光和心態觀照感受生活，在夢幻式的世界裡呈現出回歸自然的傾向，以豐富新奇的意象建構其渺遠的理想世界，形成了顧城詩歌單純稚美的獨特風格。

[關鍵詞] 顧城 詩歌 孤獨 稚美

[中圖分類號] I207.2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3) 03 - 0195- 07

顧城是當代朦朧詩派的代表詩人，著有詩集《白晝的月亮》、《北方的孤獨者之歌》、《鐵鈴》、《黑眼睛》、《顧城詩集》、《顧城童話寓言詩選》、《顧城新詩自選集》等，有的詩被選入《舒婷、顧城抒情詩選》、《北島、顧城詩選》。談到詩歌創作時，顧城曾經說：“我認為，‘自我’不是詩歌唯一的內容。……也許有的人寫詩為了獻給他的愛人，希望得到愛，希望被理解；有的人寫詩是為了在大庭廣眾中朗讀；有的人寫詩僅僅為了表示我很聰明……也有一種人是因為在世界上很孤獨，很不幸，或者看到他人不幸需要幫助，需要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和愛，……這就是靈魂的發現，而不是觀念，不是一種炫耀。”^①綜觀顧城的詩歌創作，似乎主要屬於最後一種，即因為心靈的孤獨，是一種靈魂的發現。在顧城的詩歌創作中，大致抒發出如下的情緒與情感：人生的苦悶與幻想、歷史的反思與批判、生命的追求與詠唱，由於顧城的詩歌充滿著單純的情感與天真的童心，他被稱為“童話詩人”。

顧城早期的詩作常常抒發人生的苦悶與幻想，他以其敏感而率真的眼光觀察世界，在那個動亂的年代裡，他從幻想中構築理想的境界，他從大自然裡尋找情感的寄託，他以童話世界

* 本文為國家重點學科上海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項目成果，上海市高校創新團隊中外文學關係研究項目成果，上海高校一流學科（B類）建設計劃規劃項目。

的純真去抵抗現實人生的醜惡。詩歌《我的幻想》表達了詩人幻想與現實的矛盾：“我在幻想著，/幻想在破滅著；/幻想總把破滅寬恕，/破滅卻從不把幻想放過。”破滅總是成為耽於幻想的顧城的無奈結果。在《幻想與夢》中，詩人也表達幻想如夢難以實現的惆悵：“在童年的落葉裡，/尋找金色的蟬蛻。/我熱愛我的夢，/它像春流般/溫暖著我的心。”“早晨來了/知了又開始唱那/無味的歌。/夢像霧一樣散去，/只剩下茫然的露滴。”他以“落葉”、“蟬蛻”、“氣球”、“閃電”等意象描繪幻想與夢的虛幻，以霧的散去只剩下茫然的露滴，來訴說幻想的難以實現。在《中秋漫筆》中，顧城以月夜的沉思抒寫夢想的失落、前景的渺茫：“一個蜘蛛爬近月亮，/默默地織它那生活的絲網。”“我有無數金色的夢想，/遺失在生活的路上。”“秋風熄滅了幻想的燭火，/化成一縷輕煙、飄向銀河。/黑暗中、道路更加坎坷，/失望的雲朦朧了希望的月色。”以擬人化的手法描寫蜘蛛、月亮、枯葉，創造出無奈、悲哀、頹唐的氛圍，以表述夢想的失落、幻想的破滅。

詩人身處濰河之畔的鄉村，在不幸的遭際中，他從大自然裡尋找情感的寄託。在《留念（一）》中詩人描繪一片楓葉給他帶來的詩情：“從遙遠的西天，/從餘霞中間，/飛來一片楓葉，/飛來一朵火焰。/我把它拾起，/作為永久的留念。”日出日落，月明月暗，風風雨雨，都觸動著顧城年輕的心，他都努力從中尋覓詩意。在《留念（二）》中，顧城以充滿想像的話語，構想了一個溫暖的冬天：“在粗糙的石壁上/畫上一叢叢火焰/讓未來能夠想起/曾有那樣一個冬天”，正是在寒冷的歲月裡，詩人渴望得到溫暖，因此擬想了一個有一叢叢火焰的溫暖的冬天。詩人在生活中尋覓著詩意，他常常在大自然中擷取一枝一葉，抒發其內心的情愫。在《蟬聲》中，他以蟬聲表達其孤寂與苦痛的內心：“你像尖微的唱針，/在遲緩麻木的記憶上，/劃出細紋。/一組遙遠的知覺，/就這樣，/纏繞起我的心。/最初的哭喊，/和最後的訊問，/一樣，沒有回音。”這是一個缺乏關愛和同情的世界，無論你如何哭喊和訊問，都如蟬聲一般，得不到任何的回音。在《滿月》中，詩人只好將其情感寄託於高懸夜空的滿月：“更深了，村莊沉入夢鄉，/雲影後，露出你豐圓的臉龐。/我飄過荒路走向你，/你卻高浮在夜天上。/在水池邊，我找到你，/多少歡笑在水中蕩漾。/突然銀波凝成了濁水，/熱淚燙傷了我的目光。/雞啼時，你走了，/不願再飲這暗淡的哀傷。/只剩下一顆磨碎的心，/在傾聽蚊蟲吮血的歌唱。”這是一個多麼殘忍的世界，沒有心心相印，缺乏互相關愛，只有孤寂，只有哀傷，連月亮也“不願再飲這暗淡的哀傷”，只剩下詩人自己“一顆磨碎的心”，“在傾聽蚊蟲吮血的歌唱”，這就是一個人人爭鬥相互吮血的世界。

顧城有時以詠物式的詩句，表達其內心的感受和思考。《風車》以一個殘破的風車表述孤寂惆悵無奈的現實：“小路停止爬動，/郊野淒淒涼涼。/一個小紙風車，/丟在發白的草上。/風翅仍在旋轉，/變幻著彩色的希望。/……這時虔誠的風車，/只剩骨骸飄蕩。/候鳥疾速飛過，/誰也不對它張望。”詩人創造了一個極為悲慘的意境，早春時節，度過嚴冬的紙風車，只剩下骨骸飄蕩，孤獨落寞，誰也不對它張望。詩人雖然孤獨惆悵，但是仍然沒有絕望，在《石岸》中，他描繪了生命的執著與堅強：“寒風推動清亮的波瀾，/波瀾擁向歪斜的石岸。/石縫中的一株淡綠的幼芽，/頑強地展開了小小的葉瓣。”在寒冷的季節，在河灘石岸的石縫裡，仍然有一個幼芽頑強的生長。在《我是黃昏的兒子——寫在過去不幸的年月裡》中，顧城以悲慨的詩句抒寫其在不幸年月中的感受：“我是黃昏的兒子/我在金黃的天幕下醒來/快樂地啼哭，又悲傷地笑”。詩歌將抒情主人公稱為“黃昏的兒子”，卻是黑夜的奴隸，他渴望光明，卻被鑲進了黑暗的碾坊，

只有無奈地凝望著啟明星，凝望著黎明的女兒。

在早期的詩歌創作中，顧城常常以童話詩抒發其人生的苦悶與幻想，以寓言式的構思表達其鮮明的愛憎。《大蚊和小孩》以大蚊的欺騙告誡人們必須認清這些花言巧語者的真實面目：“據說，有一隻絕大的蚊蟲，/它經常冒充蜻蜓把人蒙混。”詩歌以小孩被蚊蟲叮咬後拍死了狡猾的大蚊的結尾，展示出受欺騙被愚弄的終會醒悟的事實。在《螳螂的婚事》中，詩人以螳螂的婚事中雌螳螂吃掉雄螳螂的殘忍故事，含蓄地針砭了社會的殘酷無情：“雌性的螳螂/在荒草間威武地漫步/不小心遇見了/她可憐的丈夫……/他們相愛了/在一個深秋的下午”。雌螳螂在得到了滿足後，卻吃掉了雄螳螂，“這螳螂的愛情/將永遠從一而終”，在寓言式的故事中，含蓄地針砭這社會的功利和無情。《泥蟬》以泥蟬的自傲自大，針砭人們無視現實傲慢無理的態度，詩歌以泥蟬對蜻蜓的教訓針砭泥蟬的自傲自大，最後泥蟬卻模仿著蜻蜓，蛻變出了胡飛亂舞的翅膀。在《副上帝的提案》中，詩人以兼農墾局局長的副上帝改造鹽鹼地的荒謬提案，抨擊天堂的統治者的主觀武斷，他提議在水渠裡撒米引來螞蟻，再將螞蟻淹死使蟻酸與鹽鹼中和，達到改造鹽鹼地的目的，一場大雨卻粉碎了這荒謬的提案。《“勵精圖治”的國王》以騎兵在山區受阻國王提出將馬換成山羊、牛虻導致大敗的寓言故事，諷刺了“勵精圖治”的國王的愚昧無知。

顧城在多難的年代裡，以一雙稚氣而敏感的眼睛，關注現實思考人生，在充滿幻想的詩歌中表達他的不滿與嚮往、渴望與追求，也托出了他的一顆充滿了苦悶與幻想的年輕的心。

二

顧城的詩歌在對於災難歲月的回顧與思索中，充滿了對於歷史的反思與批判。詩歌《一代人》以對比的筆調吐露詩人在漫漫長夜中對光明的渴盼與尋找：“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黑夜”是對於剛剛過去“文革”歲月的隱喻，抒情主人公是一代人在受難中不屈追求與尋覓的寫照，以簡潔的詩句寫出了經受著磨難一代人的心靈史。《呵，我無名的戰友》敘寫了對天安門“四·五”運動中無名戰友的牽念。當“今天/不可一世的丑類們，/被押上了審判台，/被抓住了血手。”詩人卻回憶起那位無名的戰友，在天安門廣場“你把我緊緊地擁抱，/把一本溫熱的詩抄，/塞進我手。/低低地命令：/‘不能讓火種熄滅，/快——走！’說罷便轉身沖向/那群吃人的瘋狗……”。今天在陽光下“我撫著懷中仍舊溫暖的詩抄，/仍在默默地尋找/那無名的戰友”。詩人以敘事詩般的詩句控訴了“四人幫”的罪惡，塑造了“天安門事件”中一位英勇無畏的無名戰友形象。

在《昨天，像黑色的蛇》中，詩人以噩夢般的語言，描繪這段充滿著苦難的歲月：“昨天/像黑色的蛇/盤在角落/它活著/是那樣冷/死了，更不會熱/它曾在/許多人的心上/緩緩爬過/留下了青苔/塗去了血色”。詩人以黑色蛇的意象，描述出這段記憶猶新的歲月，表達對這段歷史的憎惡。對於過去歲月的批判，形成了無數的鉛字，為了預防這條黑色的蛇不再復活。詩歌《十二歲的廣場》以第一人稱的視角，描繪了十年動亂中一個失去父母的小女孩的悲慘境遇和心理，控訴了“四人幫”慘無人道的罪惡。“我只有十二歲/我垂下目光……/在夢裡/我的頭髮白過/我到達過五十歲/讀過整個世界/我知道你們的一切”。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失去了父母成了孤兒，她沒有了歡樂，只有痛苦與憂傷，她甚至在夢裡頭髮白過，她讀過整個世界。十二歲的她，有痛苦卻不能哭泣，她不希望別人看她穿舊衣裳，匆匆地在長滿荒草的廣場走過。詩歌以似乎十分平淡的詩句卻寫出了震撼人心的悲憤。

《寄居蟹》通過對寄居蟹的勾勒，控訴了貪天功為己有倒行逆施者的無恥行徑：“它卑鄙地殺死了雕塑家海螺，/用螯鉗奪取了虹光四射的螺殼。/誰知從此它就成了‘藝術內行’/到處炫耀著它的‘樣板’大作。”寄居蟹殺死了海螺，寄居在螺殼中，為非作歹橫行霸道，詩歌以漫畫式的手法控訴了“四人幫”的罪惡。在《眨眼》中，詩人揭示出動亂年代裡的顛倒黑白的狀況：“我堅信，/我目不轉睛。/彩虹，/在噴泉中遊動，/溫柔地顧盼行人，/我一眨眼——/就變成了一團蛇影。/時鐘，/在教堂裡棲息，/沉靜地嗑著時辰，/我一眨眼——/就變成了一口深井。/紅花，/在銀幕上綻開，/興奮地迎接春風，/我一眨眼——/就變成了一片血腥。”一切真實的事物，在那個荒謬的年代都會變異，因此詩人寫道：“為了堅信，/我雙目圓睜。”詩人始終努力堅持自己的見解，努力相信事實。在《紅衛兵之墓》中，詩人通過在紅衛兵墓前的哀悼，反思了這場荒謬的文化大革命：“淚，變成了冷漠的灰，/荒草掩蓋了墳碑。/死者帶著可笑的自豪，/依舊在地下長睡。/在狂想的銘文上，/湮開一片暗藍的苔影。/不幸的倖存者呵，/還在默默地追悔……”在文化革命中冤死的紅衛兵，帶著無知可笑的自豪，卻引起了倖存者的追悔與反思。《珠貝（二）》中，詩人以珠貝被剖開挖出珍珠而針砭血腥的罪孽。任性的孩子，常常耽於幻想，幻想卻離現實遠遠地。詩歌以幻想與現實的距離，敘寫出動亂年代的無奈的苦痛。

麥可在談到顧城的詩歌時說：“顧城也寫下了大量有關個人坎坷經歷和深入反思‘文革’的作品。然而，在顧城的筆下，我們看不到那種直露的憤懣、憂鬱、壓抑和反抗的呼叫，他的心緒被那些精巧而又疏淡、恬靜而又深遠的詩的語言所構造出的意境掩蓋住了。”^④雖然顧城的這些詩歌沒有憤懣反抗的呼叫，但是卻有著對於文革歲月的控訴與思考，只不過在顧城的筆下以意象和形象抒寫，顯得更為含蓄更為精緻。

三

顧城的詩歌在對於生活的描述與人生的思考中，洋溢著生命的追求與詠嘆。顧城在生活中感受生命、體驗生命，常常在他的詩歌中真切地表達對於生命的思索與理解。他的《遠和近》以簡潔的詩句表達他對於生命的思考：“你，/一會看我，/一會看雲。//我覺得/你看我時很遠，/你看雲時很近。”在對於人生與生命的感悟中思考社會和存在，人與人的疏離，人與自然的貼近，揭示出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與猜忌。在《生命幻想曲》中，詩人以幻想的視角敘寫生命的理想與追求：“把我的幻影和夢，/放在狹長的貝殼裡。/柳枝編成的船篷，/還旋繞著夏蟬的長鳴。/拉緊桅繩/風吹起晨霧的帆，/我開航了。”以貝殼為船，以柳枝編篷，開始了詩人的生命幻想曲，開始了沒有目的的行旅。詩人以非凡的想像擬想著生命的旅程，將詩人的幻影和夢，放在狹長的貝殼裡，在人生的旅程中起航，白天在藍天中蕩漾，太陽是他的繆夫。黑夜裡他駛進銀河的港灣。將詩人的靈感和心放進麥秸織成的搖籃，裝好鈕扣的車輪，讓時間拖著去問候世界。詩人赤著雙腳行走，世界溶進了他的生命。天馬行空精驚八極，以非凡的想像勾畫出一個生命旅程的絢麗世界。《在戈壁，我成了遊牧者》描述的生命執著與頑強：“在戈壁/我成了遊牧者/走向被雲朵沾濕的土地”，“因為有風/雲就沒有定居的可能/河流爬過的路/只剩一片/苦澀/但生命呢/仍要繼續，要活/在戈壁/我成了遊牧者”。在茫茫的戈壁，詩人成為了一個不能定居的遊牧者，生活雖然苦澀艱難，生命卻仍然要繼續。

詩人不僅描寫生的執著，還表述對死亡和思考。在《遺念》中他寫道：“我將死去/將變成浮動的謎/未來學者的目光/將充滿猜疑//留下飛旋的指紋/留下錯動的足跡/把語言打碎/把樂曲

扭曲//這不是孩子的夢囈/不是老年的遊戲/是為了讓一段歷史/永遠停息”。詩人擬想著自己死後學者們的猜疑，也表述每個人都構成了他獨特的一段歷史。《大寫的“我”》以誇張的筆法恣意地描畫大寫的“我”，描畫充溢著生命活力的“我”的昂揚激情。詩人踏過山脈，像踏過錯亂的琴鍵，每一步都有意外的回聲。他從太陽中吸收了巨大的能量，河流使他的歌悠久，地震使他的骨骼不斷擴展，雨使他的頭髮濕潤，他要告訴世界的是“東方——不再屬於傳說”。詩人將自我與民族聯繫在一起，寫出了充滿著生命力的大寫的“我”。在《寄海外》中，詩人將離開祖國的赤子與民族的生命聯繫在一起，表達出濃郁的思鄉愛國的情懷：“衰老是人類的不幸/是一片/漸漸稀疏的森林/但我相信/你沒有頹唐/你心中仍充滿單純的/懷念/像一枚椰果/飄洋過海/在彼岸繼續鋪展著綠色的思情/我也是綠色的/在溫熱的國土上生長/為了證實民族的生命”。以飄洋過海的椰果的意象，表達與祖國血脈相連的情思。在《生命的願望》中通過對於自然界細膩的觀察與描寫，表達出強烈的生命的願望：“春天來的時候/木鞋上還沾著薄雪/山坡上霸道的小灌木/還沒有想到梳頭//春天走的時候/每朵花都很有趣/她們被水池擋住了去路/靜靜地變成了草莓”。詩歌以對於春天、秋日的景色的描繪與思考，表達出生命的渴望與執著、生命的願望與堅強。

在評說顧城的詩歌時，有學者指出：“他用天真的聲音自述，但事實上顧城‘純真’的詩與他複雜的內心有著巨大的矛盾，這是一枚銅幣的兩面。他希望保持‘童真’以抗拒邪惡，這種希望帶有極大的虛幻性和表演性。顧城用心造的‘童話世界’企圖抗拒現實的嚴酷並遮蔽內心的渾濁，最後，他在不能實現的幻想中以惡毒的方式毀滅了他人也毀滅自己。”^④這指出了顧城的純真與複雜內心的矛盾，童真世界與嚴酷現實的衝突，也道出了顧城毀滅了他人也毀滅自己的慘烈結局。

四

顧城在題為《我的詩》的詩歌中，曾經這樣描述他自己的詩：“我的詩/不曾寫在羊皮紙上/不曾侵蝕/碑石和青銅/更不曾/在沉鬱的金頁中/劃下一絲指痕//我的詩/只是風/一陣清澈的風/它從歸雁的翅羽下/升起/悄悄掠過患者/夢的帳頂/掠過高燒者的焰心/使之變幻/使之澄清/在西郊的綠野上/不斷沉降/像春雪一樣潔淨/消融。”顧城的詩歌並不企望古樸，也不追求深刻，只是“一陣清澈的風”。舒婷在贈顧城的詩歌中寫道：“你的眼睛省略過/病樹、頹牆/鏽崩的鐵柵欄/只憑一個簡單的信號/集合起星星、紫雲英和螞蟻的隊伍/向著沒有被污染的遠方/出發”。這道出了顧城詩歌所具有的獨特風格：顧城常常以孩童般的眼光和心態觀照感受生活，在夢幻式的世界裡呈現出回歸自然的傾向，以豐富新奇的意象建構其渺遠的理想世界，形成了顧城詩歌單純稚美的獨特風格。

舒婷曾經寫了題為《童話詩人》的詩贈送給顧城，詩歌中說：“你相信了你編寫的童話/自己也就成了童話中幽藍的花。”顧城創作了諸多寓言體的詩歌，充滿著童趣，單純天真中蘊蓄著人生思考。《兩把銅壺》以兩把銅壺的不同狀態蘊蓄著人世間喧嘩者與內斂者的不同境界：“兩把銅壺，/坐在明亮的火上，/一個吱吱亂叫，/一個默默不響。//亂叫的壺中，/水還半溫不涼；/不響的壺中/卻已沸波滾蕩。”顧城的詩歌洋溢著稚美，率真稚氣中蘊涵著生活感悟。《給安徒生》從安徒生童話在中國的命運，表達美的事物總具有執著的生命力的感悟：“金色的流沙/湮沒了你的童話/連同我——/無知的微笑和眼淚//我相信/那一切都是種子/只有經過埋葬/才有生

機”。《月亮和我》以孩童的眼光與心態敘述其眼中的月亮：“我看著月亮/月亮看著我/我向她微笑/她不動聲色……//又大又圓/黃眼睛冷冷漠漠/我望著月亮/月亮忘記了我/我向她怒視/她卻睡著了”，詩歌充滿著童趣。顧城的詩歌常常以孩童遊戲的描述，表達對於生活的思索。《遊戲》以拋石子的遊戲，蘊涵著人生坎坷的內涵：“那是昨天？前天？/呵，總之是從前/我們用手帕包一粒石子/一下丟進了藍天——”“從此，我們再不相見/好像遙遠又遙遠/只有那顆忠實的石子/還在默想美麗的旅伴”。在充滿童趣的抒寫中，卻常常呈現出童真嚮往與邪惡現實之間的反差與矛盾。

顧城十分鍾情於自然，他的詩歌常常呈現出回歸自然的傾向。《無名的小花》將文革期間在鄉村所見錄下：“割草歸來，細雨飄飄，/見路旁小花含露微笑而作。/野花，/星星，點點，/像遺失的鈕扣，/撒在路邊。”詩人將野花與秋菊、牡丹比較，卻禮讚它“把淡淡的芬芳/溶進美好的春天”。他將自己的詩歌比作野花：“我的詩，/像無名的小花，/隨著季節的風雨，/悄悄地開放在/寂寞的人間……”詩人常常將詩歌創作與大自然聯繫在一起，在《我讚美世界》中表述從大自然中尋覓創作靈感與素材的追求：“把全天下的/海洋、高山/平原、江河，/把七大洲的/早晨、傍晚/日出、月落，/從生活中，睡夢中，/投入思想的熔岩，/凝成我黎明一樣燦爛的/——詩歌。”《我總覺得》從自然景觀切入，表達對於人們心心相印的嚮往：“我總覺得，/星星曾生長在一起，/像一串綠葡萄，/因為天體的轉動，/滾落到四方。//我總覺得，/人類曾聚集在一起，/像一碟小彩豆，/因為陸地的破裂，/迸濺到各方。”在稚氣中充滿著思考，在單純中洋溢著奇幻。顧城常常將他的夢想寄寓在自然景物中，《夢想》以“種子在凍土裡/夢想著春天”表達詩人的嚮往：“它夢見——/自己舒展著顫動的腰身，/長睫旁閃耀著露滴的銀鑽；/它夢見——/蝴蝶輕輕地吻它，/春蠶張開了新房的金幔；/它夢見——/無數花朵睜開了稚氣的眼睛，/就像月亮身邊的萬千星點”，以在嚴冬裡夢想春天，表達身處困境中的執著追求。顧城甚至在愛情詩中，也將場景置於大自然中，《夢園》以夢境寫戀情，卻將夢境置於大自然中：“現在，我們去一個夢中避雨/傘是紙的，也是紅的/你的微笑格外鮮豔/你看著我，我看著你身後的/黑楊樹，上邊落著鳥/落著一只只閃電”。在雨中在傘下傾訴戀情，充滿著溫馨含蓄的詩意。

意象是詩歌的精魂，顧城的詩歌常常以豐富新奇的意象建構其渺遠的理想世界。《有時》中以鳥巢與小鳥的意象抒寫詩人與祖國的關係，新穎別致，含蓄貼切：“有時祖國只是一個/巨大的鳥巢/松疏的北方枝條/把我環繞/使我看見太陽/把愛裝滿我的籃子/使我喜愛陽光的羽毛/我們在掌心睡著/像小鳥那樣/相互做夢/四下是藍空氣/秋天/黃葉飄飄”。通過小鳥在鳥巢裡感受的描述，將祖國的溫愛與呵護，將摯愛祖國的情懷，都十分生動地寫出。在《我耕耘》中，詩人以在田壟裡耕耘的意象摹寫詩歌創作的境界，蘊藉獨特，情深意摯：“我耕耘/淺淺的詩行/延展著/像大西北荒地中/模糊的田壟//風太大了，風/在我的身後/一片灰砂/染黃了雪白的雲層//我播下了心/它會萌芽嗎？/會，完全可能。”以在田壟裡播下心，渴望心的萌芽，表達出詩人在詩歌創作中全身心地投入，追求美的創造，追求生命的勃發。《我是……》以小魚、雪花的意象表達愛情的真摯與和諧：“我是一條小魚，/在你夢河中游泳。/是碧藍的風？/是搖盪的虹？”“呵，我是一片雪花，/在你心海中消溶……”。小魚在你夢河中游泳，雪花在你心海中消溶，生動含蓄地寫出了相濡以沫的真情。《昨天，像黑色的蛇》以黑色蛇的意象，勾勒那個災難的歲月，新奇怪異，驚心動魄。《珠貝（二）》以被挖出心的珠貝的意象，描繪童年夢幻的破滅，別出心裁，內蘊豐富。

張頤武在評論顧城的詩歌創作時，指出：“正是由於有了顧城，我們才有機會重新發現啟蒙思想傳統的一個巨大側面——‘童心’精神。他用孩子式的目光去觀察和探究外部世界，他為中國五四以來的‘現代性’的話語添加了一個盧梭式的‘回返自然’的層面。他在這方面顯然與北島和舒婷有十分微妙的不同。在北島和舒婷的詩中，理性的追求和社會批判的精神一直貫注其中，構成了他們文本存在的前提。而顧城卻試圖以未經社會污染的純情的童稚目光發現自然的詩意和美。”^④這道出了顧城詩歌的特徵，也指出了顧城在文學史上的意義。顧城雖然以極為不光彩的手段結束了妻子和自己，他的詩歌卻在文學史上有著其獨特的光彩。

①顧城：《關於詩歌創作》，見顧工編：《顧城詩全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第911～912頁。

②麥可：《我所理解的顧城和他的文學》，成都：《當代文壇》，1994年第3期。

③張炯主編：《新中國文學五十年》，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5頁。

④張頤武：《一個童話的終結——顧城之死與當代文化》，瀋陽：《當代作家評論》，1994年第2期，見

吳秀明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中），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519頁。

作者簡介：楊劍龍，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 200234

[責任編輯 陳志雄]